

[总21辑 2009年6月出版]

王东京/主编

中国经济观察

CHINA ECONOMIC SURVEY

扩大内需与宏观政策安排

从当前危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华尔街之殇和中国经济转型

金融危机值得注意的几个现象

中国还得“不高兴”一些年

无处藏身的财富空间

寻找地方经济的增长极

医保与医改路在何方

再论废除院士称号

不要误读次级债风险

山寨制造与信用建设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其启示

拉动民间投资要有新思路

北京交通拥堵背后的经济学思考

斯巴达和雅典的经济学启示

发展不可一味依赖空间拓展

实践科学发展的新探索

中国青年出版社

[总21辑 2009年6月出版]

中国经济观察

CHINA ECONOMIC SURVEY

王东京/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22-61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观察.总21辑/王东京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06-8815-0

I.中... II.王... III.经济-研究-中国 IV.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7832号

中国经济观察 总21辑

主 编 王东京

责任编辑 方小玉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84046485

门市部电话(010) 8403965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38千字

版 次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2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珏	江小娟	刘 伟	刘海藩
李兴山	张卓元	张尧学	宋 涛
林毅夫	顾海良	梁小民	

主 编 王东京

副主编 赵振华 (常务) 韩保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安培	王天义	王东京	王国平
王 健	宁向东	张 军	张维迎
陈甬军	陈晓红	杨秋宝	杨瑞龙
郑介甫	柳 欣	赵振华	洪银兴
顾海兵	黄少安	梁 朋	韩保江
谢鲁江	潘云良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永臻	王君超	石 霞	田应奎
刘振英	刘艳梅	李 蕾	李继文
李省龙	李旭章	李 鹏	张玉杰
张燕喜	陈文通	陈宇学	赵锦辉
施 虹	胡希宁	徐平华	徐祥临
贾华强	曹 立	曹 新	董艳玲
鲍永升			

编辑部主任 孙小兰

主 办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目 录 Contents

■热点聚焦 Hot Spots in Focus

- | | | |
|-----|-----|----------------|
| 王东京 | 003 | 扩大内需与宏观政策安排 |
| 周为民 | 015 | 从当前危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祁 斌 | 020 | 华尔街之殇和中国经济转型 |
| 谢鲁江 | 027 | 金融危机值得注意的几个现象 |

■改革与发展 Reform and Development

- | | | |
|-----|-----|--------------|
| 姜 波 | 043 | 中国还得“不高兴”一些年 |
| 余云辉 | 056 | 无处藏身的财富空间 |
| 雷建国 | 062 | 寻找地方经济的增长极 |
| 贾 康 | 074 | 医保与医改路在何方 |

■探索与争鸣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 | | | |
|-----|-----|------------------|
| 顾海兵 | 085 | 再论废除院士称号 |
| 张吉光 | 100 | 不要误读次级债风险 |
| 杨枝煌 | 105 | 山寨制造与信用建设 |
| 高辉清 | 123 |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其启示 |

■短论 Remarks

- | | | |
|-----|-----|----------------|
| 汤 敏 | 137 | 拉动民间投资要有新思路 |
| 郭翰超 | 142 | 北京交通拥堵背后的经济学思考 |
| 赵逸南 | 152 | 斯巴达和雅典的经济学启示 |
| 张道航 | 156 | 发展不可一味依赖空间拓展 |

■调研报告 Report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 | | | |
|-------|-----|------------|
| 党校课题组 | 163 | 实践科学发展的新探索 |
|-------|-----|------------|

Contents

■ Hot Spots in Focus

- 003 Wang Dongjing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Macro-level Policy-making
015 Zhou Weimin Reflect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the Face of Current Crisis
020 Qi Bin The Crisis of Wall Stree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027 Xie Lujiang Paying Attention to Several Phenomena in this Financial Crisis

■ Reform and Development

- 043 Jiang Bo China will Remain Unhappy for the Coming Years
056 Yu Yunhui Nowhere to Hide for Wealth
062 Lei Jianguo Searching for the Growth Pole of Regional Economies
074 Jia Kang Which Way should Medical Insurance and Medical Reform Go

■ Exploration and Contention

- 085 Gu Haibing Rethinking of Abolishing the Academician's System
100 Zhang Jiguang Avoiding Misunderstanding This Subprime Crisis
105 Yang Zhihuang Emulational Production and Credit Building
123 Gao Huiqing Japan's National Income Multiplication Plan and Its Revelation

■ Remarks

- 137 Tang Min New Thinking of Stimulating Non-government Investment
142 Guo Hanchao Thinking of Traffic Jam in Beij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152 Zhao Yinan Economic Revelation of Sparta and Athens
156 Zhang Daohang Development shouldn't Rely Solely on Extending the Space

■ Report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 163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roject Team New Exploration into Putting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to Practice

热点 聚焦

扩大内需与宏观政策安排

从当前危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华尔街之殇和中国经济转型

金融危机值得注意的几个现象

扩大内需与宏观政策安排 | 王东京

受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对外出口严重萎缩,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农民工大举返乡,就业问题空前突出。为此,国务院于2008年11月果断地推出了扩大内需的新举措。现在看来,这些措施是有力的,实施效果也是好的。不过从宏观层面看,有些政策还似可完善。这里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意见,并与大家商讨。

一、扩大内需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方针

1998年中央首次提出要扩大内需,当时的背景,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金融风暴,中央又再度强调扩大内需。这样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似乎扩大内需只是针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没有金融危机,就不必扩大内需。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既然是方针,当然就不是一般的应急措施。

这里有个问题,假如没有这次金融危机,中国要不要扩大内需?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前些年,我们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中国经济的对外

依存度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 2008 年 8 月公布的数字表明我国对外依存度超过 60%。这个数字现在学界有质疑,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是事实。只要欧美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国内经济就下滑,这样与其受人牵制,倒不如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立足扩大内需。

当然,这并非说过去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不对,对任何一项政策,都应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评价。回顾“二战”后的经济史,其实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靠出口导向型战略起家的。1945 年的欧洲,弹痕累累,满目疮痍,重建家园需要从美国购置大量的设备,相应的资金从哪里来?马歇尔计划是个开端,但也仅仅是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的贸易顺差。美国敞开其温暖的怀抱,给战后欧洲以极大的抚慰。

与欧洲同样幸运的还有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面积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就在 60 年前,它也没发达到哪里去。但日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不到 40 年的时间,曾经的战败国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又有哪一个不是靠出口导向型战略起家的。

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则可能是谬误。如果有谁认为,成功的经验可以一劳永逸,就大错而特错了。1997 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说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亚洲的世纪还没有来临,金融危机却抢先到来了。东南亚等来的不是进一步的繁荣和兴旺,而是破产、失业、收入的下降和生计的窘迫!

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土壤。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格局。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阵营,为了让其盟友尽快富裕起来,以分担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慷慨地对其盟友开放了市场。那个时候的美国太强大了,强大得不附加任何条件。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都是因此而成功的。

然而,成功却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人很快发现,那些曾经依偎在他翅膀下面的小鸟,在羽翼丰满之后,不再需要他的保护,而是要与美国人分庭抗礼了。于是,美国的策略开始转变,对市场准入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而苏联的解体,又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大家抱团的愿望也就不再迫切了。欧洲通过加快共同市场的建设,努力缓解了这一转变的冲击,而亚洲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压抑的市场空间。昔日的土壤不存在了,曾经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那么熠熠生辉了。

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巨人,有两个在亚太。因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亚太。而这种融入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畸形结构的一极是日本,另一极是美国,前者长期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是巨额的逆差。位于两极之间的国家,几乎全都是通过美国的逆差,来获得美元,支付给日本,以扩大日本的顺差的。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承受逆差和顺差的能力,都有一个限度,美国和日本也不例外。

可以设想,如果把一个人上半身所有的静脉血管都堵住,心脏只能通过动脉向大脑供血,而大脑的血液却不能往心脏回流,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用不了多长时间,心脏就会衰竭,而大脑将要爆炸!国际贸易也是这个道理,一旦美国再也无力承担巨额逆差,亚太地区的贸易,必将崩溃无疑。事实上,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受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已经无力独撑天下了;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如果要为出口导向型战略再造成成功的土壤,唯一可能的“火车头”只能是日本。但与其相信日本会这样做,不如相信这种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占据着最有力的竞争地位。中国有 13 亿人口,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它垂涎三尺。这可是个硕大的“金饭碗”,而且就在自己的眼前。如果对它视而不见,弃之不顾,总想去云游四方,到外面去化斋求缘,那么,万一化缘不成,待日后空腹而归的时候,原来的“金饭碗”还会属于我们吗?

二、扩大内需重点是刺激投资还是拉动消费

回想 10 年前,当时政府扩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有事实为凭,1998 年财政发行 1000 亿元特别国债,另有 1000 亿元配套贷款,都尽数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跟下来几年,政府虽也强调消费的作用,并启动了消费信贷,但扩需的重点,却仍在投资方面。

这回政府扩需却不同,比如今明两年拿出 4 万亿元扩需,优先考虑的则是民生。而且中央说得很明确,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温总理也曾多次表示要重点刺激消费。我完全赞成把扩大消费作为扩需重点,但绝不是说上次重点刺激投资有何不妥,当时我们基础设施薄弱,加大投资当然是对的。

然而今非昔比,今天的情况变了,我们也不能因循守旧。当然,当下许多人对政府把消费作为重点不理解,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凯恩斯也曾主张重点刺激投资。其理由就是那个所谓的“投资乘数”理论。

举个例子。比如某发电厂投资 100 万元,其中 80% 去买煤,20% 发工资,若煤矿把煤卖给电厂,便得 80 万元的收入;假定煤矿再用这 80 万元的 80% 买机械,20% 发工资,那么机械厂可得 64 万元的收入;机械厂用 64 万元的 80% 买钢铁,20% 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 51.2 万元的收入。依此类推,当初电厂 100 万元的投资,最后会给社会创造出 500 万元的总收入。对投资乘数,大学经济学课本皆有介绍,而且分析逻辑严

密,无懈可击。

可应该追问的是,投资能创造收入、放大需求,消费不也照样能够吗?假若消费者拿100万元去买私家车,那么汽车厂可得100万元收入。汽车厂有了这100万元,可再用80万元买钢材,20万元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80万元收入。接着推下去,100万元的消费带动的总需求,不同样也是500万元?可见,用投资乘数证明投资是扩需重点,多少有些瞒天过海的味道,理论上未必站不住。

事实上,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内需,至于何者更有效,须慎重权衡才可定论。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短期看能否减少过剩;第二,长期看能否增加新的过剩。若以这两点判断,消费无疑比投资更具优势。投资虽可减少当期过剩,但日后将形成更大的供给,对原本过剩的经济会雪上加霜。对此,凯恩斯曾提过一个办法,即政府把劳力组织起来去挖沟,然后再让另一批人把沟填起来。这样一挖一填,既耗费了社会存货,而又没有增加产品,故不会导致新的过剩。

不错,挖沟填沟可以扩需,但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政府怎可以去做呢?倘若政府不能做,那么就得改换思路,把刺激消费作为重点。问题在于,就当前中国的情形论,刺激消费也非易事,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消费者收入普遍偏低。有人说,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国人观念保守,不如欧美人潇洒。其实,这哪里仅是观念问题,纵然你开明,也想学人家阔佬富婆,一掷千金万金,可要是囊中羞涩,你学得了吗?

很明显,要刺激消费,必须先提高国人的收入。对这事,学界翻来覆去讨论了好几年,而多数人的意见,是加薪没有钱。本来,上届政府就曾打算替大家加工资,结果也因缺钱而搁浅。钱到底是什么?直白地说,钱就是资金,是物资与纸币的总称。由此想深一层,政府说缺资金,不一定是缺物资,也可能是缺纸币。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说缺资金,那时缺的是物资;今天我们生产过剩,可政府仍说缺资金,那么现在所缺的,显然不

是物资而是纸币。缺纸币与缺物资不同,物资缺了不可加薪,加了就会通胀;而缺纸币好办,中国有的是纸,只要印钞厂加加班,问题就不难解决。

的确,中国加薪的困难不在钱。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把钱加到低收入者头上去。政府公务员加薪容易,棘手的是工人和农民怎么办?工人的薪酬是雇主给的,国家虽可出台最低工资法,但这样做会弄巧成拙,令更多的人失业。比如某餐厅老板原来雇人洗碗,每月花600元,若现在法定最低工资升至1000元,那么他很可能去买洗碗机而减少雇人。再有就是农民,农民要卖农产品才能有收入,而农产品价格却由市场定,政府管不了价格,想让农民增收也是力不从心。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最近几年,政府先后推出的粮食生产直补、免征农业税等,对农民增收作用显著,可谓居功至伟。过去,我们总以为提高收入就得加工资,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加工资,也是可以帮低收入者增收的。比如,政府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拓宽保障面,让社保不仅覆盖城市,而且也覆盖农村,这样,也就等于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

可以想见,中国有13亿人口,要是人们没有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大家一定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若果真如此,拉动内需定有可观的效果,由内需不足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三、财政政策是继续增发国债还是加大减税

我们说扩需重点在消费,但这不等于可以不重视投资。那么如何刺激投资呢?凯恩斯说,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换句话讲,就是企业投资不赚钱。这样看,那么所谓刺激投资,就是要让投资者有钱可赚。为此,政府能做的无非是两件事:一是通过政府采购与投资以减少企业的库存与积压,二是减税以扩大企业的盈利。

于是问题就来了,增加政府采购与投资,财政支出会扩大;而减税则会减少近期的财政收入。如此,财政预算就会有赤字,为了弥补预算缺口,通行的做法就是发国债。今年财政举债 9500 亿元,就是因为预算有缺口。可麻烦在于,财政借债是要还钱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今天的债就是明天的税。今天财政发债越多,明天还债就得收更多的税。企业缴税多了投资就会减少,由此看,政府举债投资必挤占民间投资。

再想深一层,政府发债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是扩大企业投资,那么哪种投资效果更好呢?我的观点是企业投资效果好。远的不说,以 1998 年为例,当时政府拿 2000 亿元搞了 72 个项目,到 1999 年的 5 月份,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联合做了一次跟踪检查。结果发现,72 个项目当中,有 20 个项目资金严重被挪用,其中有 10 个项目,纯属“三边”工程。西南某省有一个项目,当时申报的时候,说是投资 9 个亿,到 1999 年 5 月,已经投进去 10 亿多元,调查组问他们的负责人还需要多少钱,他们回答说不知道,问什么时候竣工投产?也说不知道。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何以如此?说到底这是一个体制问题。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叫“经济人假定”,说人是理性自私的。如果从经济人假定出发,人们花钱办事一定会有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不信我们看看,现在自家装修房子,是不是既讲节约又讲效果?我们经常听说有人装修办公楼时吃回扣,结果被法院判刑,可有谁听说过哪个处长自己家里装修吃回扣被纪委双规的呢?

减税可刺激民间投资,道理不难理解,不必多解释。而政府不肯减税,多半是担心减税后财政收入会减少。所以 1998 年那次扩需时,税收

不减反增，到下半年还追收了 1000 亿元。2009 年政府推行结构性减税，据说减税额达 5000 亿元。这 5000 亿元怎么来我没看到具体的说明，不过最近我赴沿海几个省调研，企业普遍反映减税力度还是不够大。比如增值税转型，目前企业惨淡经营，生死未卜，这时谁会花钱去购设备？不购设备，当然享受不了转型的优惠；再比如出口退税与所得税合并，若企业无出口、无盈利，减税政策再好也与它们无干。所以有人说，结构性减税对多数企业是画饼充饥，中看不中用。

那么，政府何不直接调减增值税呢？曾与企业家座谈，他们说若将增值税率下调 5%，他们就可正常生产。倘真如此，政府就当义无反顾。因为保增长关键在保企业。而保企业，其实就是保就业、保民生。值得研究的是，大幅调减增值税是否会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呢？理论上说应该不会。经济学的拉弗曲线已解释得很清楚，说如果税率过高，企业投资的预期利润会下降，投资利润下降，必然导致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又会导致生产增长缓慢，政府税收也会因此减少；相反，如果降低税率，会给企业以新的刺激，投资会增加，经济增长加快，税源就会扩大，这样反而会使税收增加。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分析，让我们再看美国的减税实验：一个是肯尼迪的“减税计划”，一个是里根的“经济复兴税法”。肯尼迪 1961 年上台的时候，正好赶上一次新的经济衰退，因此他提出要在 3 年内，使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与最低税率，分别从 91% 和 20%，下降为 65% 和 14%；企业所得税，则从 52% 与 30%，分别下降为 47% 和 23%。财政部原来估计，由于减税，政府在 5 年中可能会减少 890 亿美元的税收，但事后政府的税收却反而增加了 540 亿美元。而里根政府 1981 年推行全面减税，结果，不仅遏止了经济衰退，而且给美国创造了从 1982 年年底开始，连续 25 个月高速增长的奇迹，到 1984 年经过调整后，经济增长率还高达 6.8%，仍是“二战”以来美国最有力的增长。

四、货币政策是主要防通胀还是防通缩

为了扩大内需,2009年开始执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存款准备金、降息、放大信贷规模,多管齐下,旨在增加流动性。今年的信贷规模5万亿元,而头3个月就达4.89万亿元。于是有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投放,是否会令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人们有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不过当前内需不足,我认为重点是防通缩。有前车之鉴,1998年当时政府也曾想控制物价,希望把CPI控制在3%以下,可结果呢?让人大跌眼镜,物价负增长,出现了通缩。

2009年政府的物价目标,是要将CPI控制在4%以下。可从最近几月的数据看,通缩的危险在加大。1月份的CPI还是1%,PPI为-3.3%;2月份CPI就降为-1.6%,而PPI为-4.7%;3月份CPI为-1.2%,PPI为-6%;4月份CPI为-1.5%,PPI为-6.6%。如果这种势头不扭转,再持续几个月,消费者必形成降价预期;若如此,对原本疲软的市场则雪上加霜。因为大众的消费心理是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商品降价反而会持币观望。

房地产市场是很好的例子。眼下国内房市为何一蹶不振?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未来房价普遍看跌。想想吧,明知房价明天要降,你今天会买房吗?当然不会。所以为拉动消费,适度通胀反而有助,何况相对8%的GDP增长,5%的CPI也不高。由此看,政府的当务之急应是防通缩。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通胀就好。如果通胀率过高,不仅会危害经济的健康,还会危及社会稳定。我想说的是,政府若把通胀率控制在适度范围,对经济可能有益无害。什么是适度范围呢?大致说,就是通胀率要同时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只要严守这两道防线,通胀就不会有大危险。政府要做的是为低收入消费者提供补贴,而不是相